



黄衣王

THE KING IN YELLOW

【美】罗伯特·W·钱伯斯 著

TIF工作室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THE KING IN YELLOW

黄衣王

【美】罗伯特·W·钱伯斯 著
TIF 工作室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衣王 / (美) 钱伯斯著 ; TIF工作室译. -- 北京 :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07-0703-2

I. ①黄… II. ①钱… ②T…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
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1215号

The King in Yellow
By Robert W.Chambers

First Published in 1895
By F.Tennyson Neely

编者注: 为统筹划一及增强可读性, 本书对初版 (一八九五年, 由Chatto & Windus 出版) 中部分文字的排版进行了修订, 并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作者的原始语言风貌。

黄衣王

(美) 罗伯特·W·钱伯斯 著 TIF 工作室 译

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 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 capress@163.com
发 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 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 刷: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386 千字
版 本: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7-0703-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指文图书

前言

谁是“黄衣王”？

一八九五年的纽约，一名事业顺利的年轻插画家突然转行从事文学，将自己近年来业余创作的十部短篇小说集结成册，取名为《黄衣王》，发行问世。这十个故事中，除了一篇随笔式的札记（《先知的天国》），剩下的都是以中上层阶级美国青年为主角，用略显生硬和稚嫩的笔调讲述他们在巴黎或纽约遇到的一些风流韵事。然而在前面四个短篇故事——《修复名誉的人》、《面具》、《龙潜之庭》和《黄色秘符》中，一个名字的加入，让这些莺莺燕燕的言情小品的格调整体升级，并带有一丝诡异氛围，那便是——“黄衣王”。

要深入了解美国的惊悚文学史和民间惊悚文化，罗伯特·W·钱伯斯的代表作《黄衣王》是读者不能错过的重要一环。书名《黄衣王》出自作者杜撰的一部戏剧名，并作为潜在的主题串联起书中的十个短篇故事。据前四个故事讲述，《黄衣王》是一部当时问世不久便很快遭到各国禁毁的剧本，原因是书中充斥着绝望与疯狂，令读者精神失常甚至死于非命，“它直白朴素得可怕，讲述的真理又颠扑不破——如今，整个世界在‘黄衣王’面前颤抖不已。”（出自《修复名誉的人》）在这四个故事里，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几乎全都因各种原因毙命，从而彰显“黄衣王”的威力名不虚传。

那么，这个能要人命的《黄衣王》剧本到底讲了些什么？最重要的是，“黄衣王”到底是谁？作者钱伯斯自始至终都没有揭开这部剧本的全貌，只通过故事中的人物讲述透露出一些关键词，如神秘的城市卡尔克萨、哈利湖、“黑星”和“双日”的异象以及可怕的“苍白面具”。

纵观全书，对“黄衣王”的描述只有寥寥数笔。这个人物首先出现在剧本《黄衣王》中。这部作者杜撰出来的剧本只有两幕，共出现了至少三个角色：卡茜达、卡蜜拉以及一名“陌生人”。从卡茜达和卡蜜拉两位女角面对“陌生人”时的惊恐表现可以了解，此人的外貌极具惊悚效果。在第一个故事《修复名誉的人》中，还一语双关提到“黄衣王”或《黄衣王》一书——“子弹可杀不死那种魔鬼”。

该书于一八九五年问世以后，一直都是美国文学界关注的对象，被公认为是美国恐怖惊悚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要说受《黄衣王》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著名鬼才作家H·P·洛夫克拉夫特，并直接催生其打造出此后大名鼎鼎的“克苏鲁神话”体系。

以洛夫克拉夫特为例，在其后来创作的许多“克苏鲁神话”短篇中，都借鉴或引用了《黄衣王》中的元素，甚至钱伯斯杜撰的剧本《黄衣王》也被洛夫克拉夫特“收录”进自己编撰的《克苏鲁神话神秘文学集》中。以至于一些初读“克苏鲁神话”作品的读者以为《黄衣王》跟洛夫克拉夫特自己杜撰的《死灵书》一样，是一本虚构的“伪作”。当然，它的确是虚构的，但却出自不同作者之手。

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推崇下，《黄衣王》也逐渐成为后来英美幻想类小说尤其是恐怖小说作者们必读的圣经。美国著名科幻小说

家、幻想类文学研究者E·F·布里勒在谈到美国超自然文学发展史时曾总结：“《黄衣王》无疑应该位列美国最重要的超自然类文学作品之一。”著名奇幻小说作家尼尔·盖曼、“恐怖小说之王”史蒂芬·金等人，都曾以《黄衣王》为主题，创作过短篇故事。其中阴森浓郁的死亡氛围，也令《黄衣王》成为欧美各类重口味金属乐队常用的创作主题。

二〇〇一年，默默无闻的独立电影导演亚伦·韦恩克拍摄了一部名为《黄色印记》的电影，故事由《黄衣王》中几个短篇拼凑而成。因为小说本身的改编难度较大，电影并不成功，没有什么影响力。

二〇一四年一月，探案题材电视剧《真探》在美国HBO电视台开播。该剧由著名的独立电影导演加里·福永全程执导，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和同样曾获影帝提名的伍迪·哈里森联袂主演。美轮美奂的画面和另类的剧情一开始就吸引了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一干铁杆粉丝，在其播出的两个月里可谓万人空巷，《大西洋月刊》干脆把“史上最棒的美剧”这个宝贵头衔授予了它。

单看《真探》本身，精致的拍摄手法和演员出神入化的演技已令人叹服，但真正令它被拔到“神剧”高度的，是其对《黄衣王》元素的完美演绎。在这部八集规模的电视剧中，有一个不变的主题——“谁是黄衣王？”表面上看，它是两位警探拉斯特·科尔和马蒂·哈特所追查的一连串邪教谋杀案的真正元凶，但进一步，它似乎更像是在幕后操纵凶手意志的某种超自然存在。

剧集开始不久，《黄衣王》故事中的重要元素“黄色秘符”就以飞鸟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旷野上空，一下子昭示了该剧与这部经典恐怖奇书之间的血缘关系。作为主人公的警探拉斯特·科尔在跨

度十七年的时空里出现了巨大的外貌差异，从九十年代那个乖僻但不失儒雅的青年变成须发凌乱、不修边幅的中年酒鬼，这令人想起书中描写的“他被送往了那弥漫着死亡和疯狂的可怕之地——那段过往改变了他在人们印象中的模样”（出自《龙潜之庭》）。拉斯特随身携带大号记事本的个人习惯，也像是在呼应《修复名誉的人》中提到的“卷了角的账簿”，而最后真凶的狰狞长相尤其酷似书中对“黄衣王使者”的描绘，更不要说剧中直接点名提到“卡尔克萨”和“黄衣王”了，而剧中故事开始的一九九五年正是《黄衣王》小说出版的一百周年……种种这些都令《黄衣王》的粉丝们激动不已。简而言之：脱离《黄衣王》，你不可能看懂《真探》之美；而看了《真探》，你才能领悟到究竟谁才是“黄衣王”。

此次翻译出版的《黄衣王》中文版以目前公认并通行的一八九五年初版为蓝本，基本保留了原著中的排版格式和标点符号，确保了原汁原味的宗旨。鉴于《黄衣王》不仅是一本由十篇故事组成的小说集，更是近现代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克苏鲁神话”的间接鼻祖，书中部分名词都有其专属的译名及丰富的背景意义。为精确传递书中所要表达的信息，我们特邀国内奇幻文学论坛“奥德赛公会”旗下的“TIF工作室”对全文进行翻译，并添加注解，以便读者能轻松领略这部奇书的风采。在此感谢全体译者：黄丽媛、影歌、潘志剑、小龙、夜潮音、尹雯婷以及露可小溪。

杜成泉

2014年4月18日于成都

献给我的弟弟^①

云涛惊拍岸，
双日沉湖中，
魅影笼罩
尽在卡尔克萨。^②

暗星夤夜起，
群月贯长空，
异象之最
唯有卡尔克萨。

毕星泣哀歌，^③
黄王衣衫破，
民不知死
此乃卡尔克萨。

欲歌吾声竭；
欲哭泪俱干
此身亡矣
葬于卡尔克萨。

——《卡茜达之歌》，出自《黄衣王》第一幕第二场^④

① 罗伯特·钱伯斯的弟弟指的是沃尔特·B·钱伯斯（1866-1945），美国著名建筑师，参与设计了二十世纪初美国纽约的一系列摩天大楼。

② 卡尔克萨（Carcosa），出自美国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小说《卡尔克萨的居民》，在故事中，卡尔克萨是一座被世人遗忘的神秘古城，似乎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所笼罩。一般认为“卡尔克萨”一名取自法国南部古城卡尔卡松的拉丁文写法。

③ 毕星指的是毕宿星团，又名“许阿得斯”，根据《卡尔克萨的居民》故事描述，在卡尔克萨城中可以看到毕宿星团。

④ 这段诗文出自作者杜撰的剧本《黄衣王》，“卡茜达”是剧中一名女性角色，与后文的“卡蜜拉”曾一起出现，具体身份不详。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洛夫克拉夫特创造的“克苏鲁神话”体系中的人物。

目录

前言

001 修复名誉的人
····· 黄丽媛 译

041 面具
····· 露可小溪 译

063 龙潜之庭
····· 影歌 译

075 黄色秘符
····· 潘志剑 译

101 德伊斯之花
····· 小龙 译

235

芭篱路姑娘

杜成泉译

183

圣母大街

尹雯婷译

139

第一枚炮弹落下

潘志剑译

129

四风街

露可小溪译

121

先知的天国

夜潮音译

“

何苦嘲笑那些疯子，他们陷于疯狂的时间只不过比我们稍长一点……所有的区别不过如此。

”

—

到一九二〇年底，美国政府终于基本完成了温思罗普总统^①任期内最后几个月通过的规划。全国上下一派国泰民安之象。所有人都知道，税收与劳工之间的那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与德国的战争，以及后者旋即占领萨摩亚群岛^②的行动，并未给美国带来太大的创伤；随着海军连战连捷，以及冯·加腾劳贝将军的部队随后在新泽西州陷入窘境，人们欢欣鼓舞，早已忘记诺福克港曾一度被敌军占领。对古巴和夏威夷的投资收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回报，美属萨摩亚作为运煤港，也完全值得政府对它的支出。国防力量十分完备。每一座滨海城市都建设了陆上防御工事；陆军效仿普鲁士军制编制，在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已经扩充到三十万人，并有一百万的地方预备役部队随时待命；六支配备了巡洋舰和战列舰的威武舰

① 温思罗普总统乃作者杜撰的美国总统名，本书出版于一八九五年，故事所发生的一九二〇年对当时来说属于近未来，后面提到的对德宣战和萨摩亚群岛事件等等都属杜撰。

② 萨摩亚群岛，位于太平洋南部距新西兰东北部的岛屿，现一部分为独立国家，即萨摩亚群岛；一部分为美国的海外领土，即美属萨摩亚。

队，在可通航海域的六个基地巡航，留下一支由蒸汽战舰组成的后备舰队控制本土水域完全绰绰有余。西方世界的绅士们终于意识到，建立一所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学院，就如法学院对培养律师一样必不可少。因此，我们在海外的利益，终于不必再被那些空有一腔热忱、却不能胜任其职务的爱国者们所代表了。国内一片欣欣向荣；芝加哥在第二次大火洗劫后一度瘫痪^①，现在已经从废墟中涅槃重生，洁白又庄严，远比一八九三年那座仅为供人赏玩而建的白城^②美丽得多。可怕的建筑到处被美丽、体面的样式所取代，就连在纽约，也突然兴起了对端庄、典雅风格的渴求，一大部分骇人听闻的建筑被一扫而空。城市的街道被拓宽，路面经过重新铺设，竖起路灯，种上林木，又建成广场，拆掉高架铁路，以地下铁轨取而代之。新建的市政大楼和部队营房都是令人称道的建筑佳作，从前环绕全岛的石砌码头则被改建成公园，成为市民的天赐之福。对州立剧院和歌剧院的资助亦有回报。美国国家设计学院^③与欧洲的同类学府相差无几。艺术部长^④的内阁职位和所辖职务均无人艳羡。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长则相对轻松，新建的国家骑警部队对其裨益良多。近期与法国、英国签订的条约令我们获利匪浅；出于自卫而驱逐外国出生的犹太人，设立由黑人组成的新的萨旺尼州^⑤，移民审核，关于外国人归化的新法令，以及权力向行政当局的逐渐集中，均有益于国家的繁荣稳定。政府最终解决了印第安人问题，

① 芝加哥大火发生于一八七一年十月，持续整整三天，是十九世纪美国最大的火灾之一。

② 指一八九三年芝加哥世博会主园区，由于五座展馆都漆成白色，故被称为白城。

③ 美国国家设计学院是作者虚构的国家级美术机构。

④ 艺术部长，作者杜撰出来的政府职务。下文的“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长”、“国家骑警”也是杜撰出来的职务和岗位。

⑤ 作者杜撰的州名，“萨旺尼”一名可能取自途经乔治亚州到佛罗里达州的萨旺尼河。

当若干印第安侦查骑兵队身着民族服装，取代了跟在因前任战争部长裁军而大大缩水的骑兵团后面那支可怜兮兮的部队时，全国上下终于松了一口气。在盛大的教派大会之后，盲信和偏狭终于寿终正寝，仁爱与宽容将过去敌对的派系联系在一起，许多人认为千禧王国业已降临，至少这个新的世界仍是独立、自由的世界。

然而，自保仍是第一要务，当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深陷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俄国盘踞在高加索虎视眈眈，将这些国家一一碾碎的时候，美国也只能无能为力地袖手旁观。

在纽约市，一八九九年夏天因高架铁路的拆除而受人瞩目。而一九〇〇年的夏天，则会被纽约市民铭记上好几年；这一年，道奇塑像^⑥被拆掉了。同年冬季，民众开始要求废除禁止自杀的法令，因此而起的激烈争论直到一九二〇年四月才最终开花结果，这一年，第一座政府设立的毒气室在华盛顿广场开张。

那一天我正好从麦迪逊大街上阿彻医生的诊所出来，我去那里无非是出于礼节。自从四年前从马背上摔下来以后，我就不时被头颈后部的疼痛所困扰，然而近几个月来疼痛没有复发，医生便于当天叫我回家，说我已痊愈。这点消息可真不值他的诊费；因为就连我自己也知道答案。不过，我并不是吝于付他那些钱。令我不能释怀的，是他最初犯的过错。那时人们把不省人事的我从人行道上抬走，又有人仁慈地一枪射死了我的马，我被送到阿彻医生处救治，而他宣称我的脑部受损，把我关进他的私人精神病院，逼我接受一系列精神错乱治疗。最后，他认定我是康复了，然后才开玩笑让我“付了学费”离

^⑥ 指纽约商人威廉·道奇（1805-1883）的雕像，立于纽约市布赖恩特公园内。事实上至今也没有被拆除。

开，但我深知我的头脑就算不比医生高明，至少和他一样健全。我当时面带微笑地说，我会因为这次误诊对他报复，他则开怀大笑，告诉我定期回来复查。我这么做了，为的是希望找个机会扯平，但他从没给过我机会，于是我告诉他我会耐心等。

幸运的是，从马上跌下来并没给我带来什么不良后果；恰恰相反，这件事之后，我的性格反而向更好的一面改变。我曾经是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现在则变得积极主动、精神饱满、温和自制，并且——最重要的是——雄心勃勃。困扰我的事只有一件，虽然我对自己的焦虑往往一笑置之，但这件事仍令我感到困扰。

在我康复期间，我买了一本《黄衣王》，并第一次读了它。我还记得自己刚读完第一幕时，就觉得最好不要再读下去。我一跃而起，将那本书丢向壁炉。书撞上了壁炉的格栅，落在壁炉边上，翻开的书页映着炉火。要不是我无意中瞥见了第二幕开头的词句，我永远不会把这本书读完，但在我俯身捡起书册的时候，我的目光便离不开那翻开的书页了，我大叫一声，也许是因为恐惧，也许是过分强烈的喜悦令我的每根神经都感到刺痛，总之我将那东西从煤块中攫走，浑身颤抖地蹒跚着回到我的卧室，把那本书读了又读，我又哭又笑，因恐惧而颤抖，那恐惧时至今日还不时袭来。这便是一直困扰着我的事，我无法忘记天空中悬着黑色星辰的卡尔克萨；在双日沉入哈利湖^①中的午后，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我的心中将永远怀着“苍白面具”^②的记忆。我祈祷上帝诅咒那位作者，因为他已用如此美丽、骇人的创作诅咒了整个世界，它直白朴素得可怕，讲述的真理又颠扑不破——如今，整个世界在“黄衣王”面前颤抖不已。法国政府查封刚刚运抵巴黎的译本时，伦敦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为快。无人不知这本书如

何像瘟疫一般，在城市和大陆间蔓延，这里被禁，那里被封，出版人和布道者对它口诛笔伐，就连最激进的文学无政府主义者也对它大加谴责。那些邪恶的书页中，没有违反任何原则，没有散播任何异端邪说，也不曾践踏任何信仰。然而，它也无法用任何已知的标准评判，尽管人们都认为，艺术的最高准则已经在《黄衣王》中被摧毁殆尽，所有人都认为，人性无法承受这样的文学格调，也无法因那浸染了最纯粹毒药的文字而成长。第一幕的平庸与单纯，无非令随之而来的打击变得更为可怕。

我记得那是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三日，第一座政府设立的毒气室在华盛顿广场南端建立，位于伍斯特街和第五大道南段之间。这一街区曾经挤满了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开满了招待外国人的咖啡馆和餐厅，直到一八九八年冬天政府征收了这块土地。法国和意大利的咖啡馆、餐厅被拆毁，整片街区装上了镀金的铁制围栏，变成一座有草坪、鲜花和喷泉的公园。公园的正中心，矗立着一座小巧、洁白的建筑，采用朴实无华的古典式样，四周环绕着茂密的花丛。六根爱奥尼亚式圆柱撑起屋顶，唯一的一扇门则用青铜铸成。门前立着一组优美的大理石雕像《命运三女神》，这是一位年轻的美国雕塑家鲍里斯·伊万^③的作品，他年仅二十三岁便死在了巴黎。

我穿过大学路进入广场的时候，正赶上落成典礼举行。我在沉默的围观者中穿行，走到第四大街时就被警戒线拦住了。一个枪

① 哈利湖，虚构地名，与卡尔克萨一样也是出自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卡尔克萨的居民》一文。谜城卡尔克萨便位于该湖岸边。此处提到的“黑色星辰”、“双日”以及“群月”都是卡尔克萨独有的奇异景象。

② “苍白面具”是《黄衣王》系列故事中的重要元素，一般认为由“黄衣王”使者或化身（亦有可能即是“黄衣王”本人）的“陌生人”，或者仅指“陌生人”如面具般可怖的脸。

③ 鲍里斯·伊万是第二个故事《面具》里的主人公。

骑兵团在毒气室周围列起方队。纽约州州长站在一座面对华盛顿公园的讲坛上，他身后站着纽约兼布鲁克林市长^①、警署检察官、州政府部队司令官、美国总统的军事副官利文斯顿上校^②、统帅加弗纳岛的布朗特上将、纽约与布鲁克林戍卫部队司令汉密尔顿少将、北河舰队的巴夫比海军上将、州卫生局局长兰斯福德、国家公费医院的职员、纽约州两名参议员怀斯和富兰克林，以及市政工程特派官。讲坛周围是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轻骑兵中队。

州长正在对卫生局局长的简短讲话做出回复，而且就快说完了。我听见他说：“我们的法律曾禁止自戕、并对企图自我了断的行为进行惩罚，如今这些法令已被废除。政府现在愿意承认，无论是因为身体苦痛还是精神绝望，当一个人的存在令其自身不堪承受时，人类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相信，这些人的离去，对于整个社会也更为有利。自从这部法令通过以来，美国的自杀人数并没有增加。如今，政府决心在全国每一座城市、乡镇和村庄设立一间毒气室，至于那些因意志消沉而宁愿自我毁灭的人群，纵使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国家提供的这一解脱，我们仍要拭目以待。”他停顿片刻，转身面向白色的毒气室。街道上鸦雀无声。“对那些无法承受现世愁苦之人，这里提供无痛苦的死亡。如果他乐意寻死，他大可到里面寻找。”接着他迅速转身，面对总统的军事副官说道，“我宣布，毒气室正式开放，”接着，用洪亮的声音对着围观的人群大声宣布，“纽约州和

① 布鲁克林市即现在的纽约布鲁克林区，该区直到一八九八年仍是独立的城市。此处为作者杜撰。

② 利文斯顿上校、布朗特上将等后面一系列人名以及部分职务皆为作者杜撰。